

貞觀政要

六

貞觀政要卷第六

論儉約十八

論謙讓十九

論仁惻二十

慎所好二十

慎言語二十二

杜讒邪二十三

論悔過二十四

論奢縱二十五

論貪鄙二十六

儉約第十八

凡八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須

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

禹貢曰九山刊旅蔡氏註九州之山也如冀州則梁

私立

書旁通云元水
或名巫水又曰
尤水又名無水
蔡傳作元者訛
也

岐之通九江禹貢曰九江孔殷蔡氏註即今之洞庭也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

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故用九江漢志所謂九江非是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

者物情所欲而眾所共其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

人多謗議者為徇其私欲為去聲不與眾共故也朕今

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不復作也復音

在古人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周書旅葵之辭不見可欲使民

心不亂老子之辭固知見可欲其心必亂矣至如雕鏤器

物鏤音陋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

也自王公以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喪平聲準品秩不

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衣
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饑寒之弊

貞觀二年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榭禮記

仲夏之月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今夏暑未退

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太宗曰朕有

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

臺而惜十家之產見教戒篇註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

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

朱氏黼曰財用之贏縮關於侈儉風俗好尚本之人主以儉約為先則公卿大夫不敢踰制朝廷以

儉約爲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尊卑上下，事物物皆尚質，崇樸，自然家給人足，貨財不可勝用矣。苟或反是，則朝廷百官，夸多鬬靡，四方士民，歆羨倣倣，天地之生物，有限，上下之財力，有涯，烏能周贍而普足哉？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於是成富庶之功。唐太宗鑒秦人之敝，材用既具，而一殿不爲，於是成貞觀之治。搏節於一身者，甚微，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窒遏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基本者，甚著。人主其可不察哉？

愚按：太宗可謂知化民之本矣。一殿之建，材木已具，監秦皇之侈，而亟已之，一閣之營，公卿所請，慕漢帝之儉，而竟不許，其所以致貞觀之富庶也，宜哉。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

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施平聲，後同。論語之辭。

勞弊之事，誠不可

施於百姓。朕尊爲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誠能自

節，若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憐百

姓，每節己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

亡。」

樂音洛。

隋煬帝志在無厭，

平聲。

惟好奢侈，

好去聲，後同。

所司

每有供奉營造，

供平聲。

小不稱意，

稱去聲。

則有峻罰嚴刑，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爲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

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爲其無道，

爲去聲。

故天命陛下

代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音音若以為不

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對甚善非公

朕安得聞此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近讀劉聰傳去聲劉

明元海第四子本新興匈奴以漢高祖嘗以宗女妻

冒頓故子孫冒劉姓元海於晉永興中立國是為前

趙聰殺聰將為劉后為去聲后太保劉殷之起鸚儀

兄自立聰將為劉后女為左貴嬪後立為后切諫

殿廷尉陳元達廷尉獄官也元達字長宏後部切諫

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啓請辭情甚切聰怒乃解

而甚愧之晉載記劉聰將起殿於後庭陳元達切諫

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豈問汝鼠子乎將

出輒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劉后聞之密敕停刑上

手疏曰今宮室已備安愛民力廷尉之言四海之福

也陛下安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如何哉陛

下今興工費廣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天下罪妾妾

何以當之願賜死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命引元達

謝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

賢園堂曰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朕見此事

愧賢堂

可以為深誠比者比音欲造一殿仍構重閣重平今

於藍田縣名今仍舊採木竝已備具遠想聰事斯作

遂止

愚按隋煬帝窮土木之工極宮室之麗迨有其

於紂之傾宮鹿臺卒致家國不保然亦隋文帝

有以啓之也文帝興王之君也天下既平而仁

壽之役民不勝困是以後嗣倣之殆有甚焉太

傾當作頃出呂氏春秋

貞觀政要

卷六

三

宗取孤隋殘弊之天下所宜休息幸而營造之事或納人言而止或監前古而止其過隋文遠矣觀其言曰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以聖人之所謂恕而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心君人者而味斯言也豈惟崇飾宮宇池臺爲然哉樂聲色也求神仙也闢土地也事畋獵也肆遊觀也凡非百姓之所欲者一以恕之一言行之所天永命之道也魏徵之復其君曰陛下若以爲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爲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此言尤爲君人之格言也或曰太宗之言固善矣飛山翠微玉華之作何居蓋飛山之作既有魏徵之諫而翠微玉華以有疾避暑而卽其舊以修之未可以是以是而求其備也

貞觀十一年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令平聲上古垂風未聞於

君人清本作人君

封樹後世貽則乃備於棺槨

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

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譏僭侈者非愛其厚費美儉薄者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說

呂氏春秋堯葬穀林通樹之

秦穆明君也橐泉無丘隴之處

秦穆公名

任好史記註穆公葬雍州橐泉宮祈年觀下

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

孔子名

親於防曰吾聞古也墓而不墳

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

吳延陵季子名札適齊而

返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

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

便體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也洎乎闔閭違禮珠玉

爲鳧鴈

闔閭吳王名葬虎丘山下發土十萬人治葬穿土爲川積壤爲丘銅棺三重頌池六尺以

頌水銀

貞觀政要

卷六 儉約

黃金珠玉秦始皇無度水銀爲江海秦始皇葬於驪山

史記秦紀曰以

人下當有魚字

十年合采金石被以珠玉季孫擅魯斂以璵璠斂去

音輿璠音煩季孫魯大夫季平子也左傳定公五年

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

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桓魋專宋葬

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桓魋專宋葬

以石槨離音頽桓魋宋向戌之孫爲司馬禮記子游

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莫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

利而招辱玄廬既發致焚如於夜臺玄廬夜臺墓黃

腸再開同暴骸於中野漢梁商薨賜以東園朱壽之

朱飾之以銀鏤之以栢詳思曩事豈不悲哉由此觀

之奢侈者可以爲戒節儉者可以爲師矣朕居四海

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

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勳戚之家多流通

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爲奉終以

高墳爲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輻冥器

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尙貧者破資產而不

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爲害既深宜爲懲革宜爲之

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後送葬之具有不依

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

通冊府元龜作
通理當然流通
淮南子之文

入清本作于

貞觀政要

卷六

六

已上及勳戚家仍錄秦聞

舊本此章在慎終篇今附入此

愚按漢文帝嘗曰以北山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也異時文帝之遺詔曰厚葬以破業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斯言也其有威於釋之之言乎唐太宗初作獻陵務在隆厚猶文帝初年之意也虞世南諫而不能止十一年之詔豈非世南之言啓之歟愚嘗合二君之詔觀之則文帝之詔專為己之一身而已太宗之意則欲使天下之人同為儉約之歸以免於暴骸之禍此又文帝之所未及也
岑文本為中書令宅卑濕無帷帳之飾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本漢南一布衣耳竟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荷去聲

為懼已多更得言產業乎言者嘆息而退

舊本自此下四章並

在貪鄙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儉約者人之所難能也何曾之先見而日食萬錢謝安之相業而不忌聲色儉約豈可易能哉雖然有其道矣孟子曰志士不忌在溝壑勇士不忌喪其元士之仕於人之國者唯不忌其貧賤之時則自無侈靡之失矣岑文本身為中書令而能不忌其為漢南布衣時茲所以能不營產業而為唐名相歟

戶部尚書戴胄卒

子聿反

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無

所令有司特為之造廟

令平聲為去聲

溫彥博為尚書右僕射家貧無正寢及薨

公侯死曰薨殯

貞觀政要

卷六 儉約

於旁室太宗聞而嗟嘆遽命所司爲造爲去聲當厚加

賻贈

魏徵宅內先無正堂及遇疾太宗時欲造小殿而輟

其材爲徵營構五日而就遣中使去聲齎素褥布被而

賜之以遂其所尚此章重出

任賢篇

愚按奢侈者常情之所同樂儉約者中人之所不堪自非爲人君者於奢儉之際有以抑此揚彼則爲人臣者何憚而去其所同樂趨其所不堪乎戴胄居宅弊濕太宗爲之造廟溫彥博死殯旁室太宗爲之造正寢魏徵宅無正堂太宗輟其材而營之三臣之儉德行於下太宗之褒賞加於上天下之士其有不聞風興起者哉

謙讓第十九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

無所畏懼朕則以爲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

誠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虞書大禹謨之篇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好惡

竝去聲易謙卦彖辭凡爲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

儻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

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羣臣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羣公

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

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稱去聲魏徵曰：古人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詩大雅蕩篇之辭。願陛下守此常謙，常

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社永固，無傾覆矣。唐虞所以

太平，實用此法。

呂氏祖謙曰：無逸之書，稱商三宗之享國，而周公蔽之以一言曰：畏而已。蓋惟天子之尊，苟以無所畏之心，而自恃則治易忘亂，安易忘危，危亂而不自知矣。惟能以有畏為心，則上焉天心享之，下焉臣民歸之。如是而不安者，未之有也。太宗貞觀之治，所以致之者，固有其道，而大要莫先於此。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贊舜曰：睿哲文明，溫恭允塞。夫堯舜五帝之盛，帝也。聖德輝光，在謙讓而已。易之謙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天道而非下濟則亢矣。何自而見其光明，

寔清本同本文

哉。太宗謂天子不當自尊崇，正合謙恭。此帝王之盛德也。魏徵於此時不將順其美而舉詩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其君謂常謙常懼，日慎一日，唐虞所以太平，寔用此法，是固有以知太宗之心矣。蓋以堯舜之所以謙讓終始如一，非一時之言也。後之人君志於帝王之道者，勉之哉。

貞觀三年，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論語曾子之言。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病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

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

扶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

蒙養正易蒙卦彖辭曰蒙以養正以明夷莅莅音隸易象傳曰

用晦而明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

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

太宗曰易云勞謙君子有終吉易謙卦九三爻辭誠如卿言

詔賜物二百段

胡氏寅曰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爲人己有善惟恐人之不知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行焉孔穎達所對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爲能可也而

不曉之曉誤讀
史管見作能二
少字皆似誤管
見作寡

又問於不曉既多矣不自以爲多可也而又問於
少彼不能與少者將何益我不幾於僞以下人者
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善之不聞
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爲而
然哉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好
古敏以求之我學不厭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
無方太宗知之
庶乎少進矣

唐氏仲友曰太宗之失正在矜伐穎達之對箴其
膏肓太宗儻得此道雖帝王可及也惜其資矯拂
勉強之力故時有用賢納諫
之益亦蹈飾非拒諫之悔也

愚按論語載曾子之言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
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蓋惟知義理之無窮不
見物我之有間學者之所難能也故朱子集註
以爲吾友謂顏淵也太宗以天下之君舉此爲
問而孔穎達因而發明之以聖門爲學之方勉
進於帝王之德蓋以太宗英明之資雄傑之才

貞觀政要

卷六 謙讓

易致炫耀凌慢之失聞穎達之言有勞謙有終之語穎達其善於格君心歟

河間王孝恭太祖之子也佐高祖多進圖策獨存方面功寬恕退讓太宗親重之宗室莫比
武德初封爲趙郡王累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
孝恭既討平蕭銑輔公祏遂領江淮及嶺南北皆統攝之專制一方威名甚著累遷禮部尚書孝恭性惟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時有特進江夏王道宗尤以將略馳名兼好學將好並去聲敬慕賢士動修禮讓太宗竝加親待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與爲比一代宗英云

愚按自古國家之將興也天必生英傑奇偉之才於其子弟族屬之間所以昌大其門戶而光啓其運祚也周之興也有周公康叔漢之興也有朱虛東牟降及魏晉六朝蓋莫不然唐起晉陽本支尤盛孝恭之威名與李靖相亞道宗之將略與李勣齊肩又能好學習禮退讓不伐求之布素之士有不可多得者雖未可方之周公之才之美其亦康叔朱虛之流輩歟嗚呼盛哉

仁惻第二十章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上音抗敵也下音麗耦也非獨以省費兼

以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

出三千餘人

按通鑑貞觀二年九月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

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云云、於是遣尚書左丞戴

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孫氏甫曰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人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

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眾使

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妻清本作妾

尹氏起莘曰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矣然未聞千百其數也昔晉武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遂殞其軀而人其國今太宗卽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

德之事遂使後人流之歌詠不一而足也

愚按仁哉太宗之心也茲事不見於武德之初而見於貞觀之初論者謂聖子承統行父之所

朱能行誠可謂仁已然司晉陽之管鑰遂犯分於宮闈此謀臣因以迫之以興師也有天下之

後安其後宮猶晉陽之心也昔漢祖入秦宮室能無所幸識者知其智不狂小奄冀區宇規摹

宏遠矣非唐祖所及也太宗其殆庶幾乎

貞觀二年關中旱大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

爲人君失德

爲去聲

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

而多遭困窮聞有鬻男女者

鬻音育賣也

朕甚愍焉乃遣

御史大夫杜淹

字執禮如晦叔也材辯多聞秦王引爲文學館學士及卽位召爲御史大

見文更

卷六仁側

夫俄檢校吏部尚書所薦巡檢出御府金寶贖之還

其父母

愚按齊宣不忍牛之穀觶而就死地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然惜其愛物之心重愛民之心輕欲其舉斯心加諸彼也太宗處九重之崇高撫四海之廣大而能軫念飢人之子女出御府金寶以贖之其愛民之心重矣夫萬姓至繁也博施濟衆聖人猶病飢人子女豈能人人獲所哉然是心也足以王矣貞觀之盛孰謂非此心所致乎

貞觀七年襄州都督

襄州今爲襄陽隸河南

張公謹卒太宗聞

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云日在辰不

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

飢清本作饑下同

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按通鑑係六年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

張公謹卒明日一出次發哀云云

唐氏仲友曰太宗辰日哭張公謹謂君臣猶父子義感人心駕馭之略高矣

愚按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非私恩也蓋公義也是故衛之柳莊既死而獻公祭弔論者是之晉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膳宰譏之太宗於張公謹之卒雖辰日不爲之輟哭可不謂賢君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次定州

今中山府隸腹裏

有兵士

到者帝御州城北門樓撫慰之有從卒一人

從去聲後同

病不能進詔至牀前問其所苦仍敕州縣醫療之是

貞觀政要

卷一仁惻

以將士

將去聲
後同

莫不欣然願從及大軍回次柳城

屬營

州今廢

詔集前後戰亡人骸骨設太牢致祭

牛華豕
曰太牢親

臨哭之盡哀

臨去聲

軍人莫不灑泣兵士觀祭者歸家

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喪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太宗

征遼東攻白巖城

唐置巖州今廢

右衛大將軍李思摩

頡利族

諸部納款思摩獨留高祖封和順郡王與秦王結為兄弟賜姓李為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為可汗思摩

遣使謝曰望世為國一大守天子北門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太宗詔許之居三年不得其眾入朝

從伐遼

為流矢所中

去聲

帝親為吮血

為去聲吮粗亮切

將士莫

不感勵

愚按太宗親征葬戰亡之骨吮思摩之瘡可謂仁恕也已然遠國強臣雖不義而未至於虔劉邊鄙也若以偏方不霽王化自有大司馬九伐之制枉何至躬率六師乎思摩遼水之無極慮扈從之匪輕仁恕一念油然而發生於中則可以已矣惻隱之心何待形於逐事之後乎

慎所好第二十一章

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去聲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寮皆

苦空通鑑註苦
行空寂

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

乘平聲後同從去聲

談論苦空

佛教

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

見君

尚書

道篇

郎已下多不解乘馬

解音

狼狽步走

狼似犬銳首曰頻高前廣後狹

狼解難通字書
通鑑集覽等皆
載此文互謬要
言兩一足者相
扶而行離則不
能行也贈字書
無正訓證贈說
文失道也文選
失勢貌今舉其
偏恐蹟之訛集
覽作蹟被事之
被當作子

狼屬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

而行離則贈故猝遽謂之狼狽

死者相繼於道路武

帝及簡文

簡文名綱武帝第

卒被侯景幽逼而死

被卒

孝元帝

名繹武帝第七子起

在于江陵

郡名今中興路隸荆

為萬紐于謹所圍

梁承聖三年元魏遣萬紐于

帝

猶講老子不輟

元帝好玄談嘗於龍光殿講老子

百

寮皆戎服以聽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繫

音庾信為

梁

將軍問
於西魏

亦嘆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賦乃云宰衡以干

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略此事亦足為鑒戒朕

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公之教以為如鳥有翼

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胡氏寅曰太宗不好釋氏而好堯舜則孔之道可謂知所去取矣而以為如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者則未知其誠能然乎抑徒意之云

爾也夫允執厥中者堯舜之盛也而始於道心欲不踰矩者孔子之盛也而始於志學志者非讀書記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老釋玄妙之言何以別

乎自此而入庶乎其知道矣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知之如是則能好之矣未嘗知之而以為

我好堯舜則孔之道云者妄也夫道非有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能離亦猶鳥之有

見文要

卷六 慎所好

翼魚之依水顧不自知耳

真氏德秀曰太宗之言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愧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授受之微旨六經致治之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廁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爲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

愚按太宗知老釋之虛無空寂不適於用知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不可暫無斯言也三代而下君人者所罕聞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者率性而已聖人以此道垂訓於天下後世則謂之教堯舜之道此道也周公孔子之教以堯舜之道爲教也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暫無其不可須臾離者乎太宗未足以進此也而言則然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

名秦始皇非分愛好

分好竝去聲

爲方士所詐乃遣童男

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畱

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

踟躕音遲躕音廚遲回貌

還至沙

丘而死

始皇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始皇從之明年

復遊海上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復至海上冀遇仙藥不得還到沙丘崩沙丘在

今順德路鉅鹿縣

漢武帝爲求神仙

爲去聲

乃將女嫁道術之

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

漢武帝元鼎四年樂成侯登薦方士欒大上見之大悅大

言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神仙可致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通拜大爲五利將軍賜列侯甲第童千人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後竟坐誣罔遂腰斬據此二事神仙不煩

妄求也

愚按漢儒有言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通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太宗深懲秦皇漢武之失謂神仙虛妄空有其名可謂不惑於神怪不罔於非類者矣然晚年深信婆羅門姿婆寐之說使之合長生之藥則又何所見而然耶

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好去聲專信邪道

大忌胡人乃至謂胡牀為交牀胡瓜為黃瓜築長城

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令去聲令狐虜復姓

行達其名又誅戮李金才名渾為將軍有方士言曉時為校尉圖識謂帝曰當有李氏為天子渾與宇文述有隙述因誣搆之於是盡誅渾族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卒

切聿且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

狂懷

愚按桑穀生於朝而太戊以興雉升鼎而維殷道復盛識緯之書雖有定數然人君能至誠修德未有不轉禍為福改妖為祥者也太宗謂君天下者惟須正身修德譏煬帝枉殺李金才等其說是已然晚年竟以女主武王之讖淫刑及於功臣則又何邪

貞觀七年工部尚書唐制工部掌山澤屯田工匠之事尚書其長也段綸

綸奏進巧人楊思齊至太宗令試令平聲綸遣造傀儡

戲具傀儡古委切偶魯猥切木偶戲也世傳運機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之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通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後

貞觀政要

卷六 慎所好

翻爲戲具太宗謂綸曰所進巧匠將供國事供平聲卿令先

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耶乃詔削綸

階級竝禁斷此戲舊本此章在儉約篇今附于此

伊藤弘朝曰或問饋作饋

愚按中庸曰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朱子釋之曰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饋其勞則不僭度作淫巧者無所容矣段綸奏進工人首令試造傀儡非所謂作奇技淫巧者乎太宗既削綸階級且令禁斷此戲可謂知所先矣

慎言語第二十二章 凡二十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給事中

兼知起居事唐制起居郎及舍人掌天子起居法度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之執事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春秋左氏傳也臣職當

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累音類非止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

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言不敢多言意任史筆正倫之一言兩得將順正救之美安乎太宗悅而賜之也愚按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通者乎甚矣人君之言尤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蒙其利後世亦以爲訓一言之不善行之當世不惟天下受其害後世亦以爲戒人君之言可不慎哉太宗之言雖意

左史舊唐書正倫傳作左右史而君舉必書之語出於左傳則宜如本註

狂史筆其關於君道則甚重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以切凡在寮庶一言不善則人記之成其恥累音況是萬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虧損至大豈同匹夫我常以此爲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石稱意稱去聲而怪無螢火敕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夜所司遽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輦於宮側小事尙爾況其大乎魏徵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爲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

愚按易大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通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蓋能知所以慎言則知所以慎行矣行之不慎尙何望其慎言太宗謂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衆庶猶爾況於萬乘可謂知所慎言矣魏徵謂人君有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則足以兼慎言慎行之意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難去聲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

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

排其議。欲令凡蔽令平聲。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

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

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議。公桓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市。曰。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夫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

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

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古之人與不可傳也。出莊

子。漢皇慕古。張孺陳譏。漢張良嘗匿下邳。見老父授

張當作長本註
似失考舊史本
傳作長孺汲
黯之字奏議亦
作長

蔽當作庶與上
文同舊史本傳
及通鑑載此文
亦作庶
元龜
古事本同作蔽
則不必為誤

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

雖不覺。後必為累。音類須為社稷自愛。為去聲豈為

性好自傷乎。好去聲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

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

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

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材。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

累。皎然可知。累音類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孟子曰

吾浩然簡彼緬圖。緬淺黃色澹焉怡悅。固萬壽於南

岳。詩曰不騫不崩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

皎或訛舊史作
較通鑑同

東戶季子古之
人君出淮南子

斯畢太宗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

比有談論比音鼻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

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按通鑑係十八年上好文學而

辯敏羣臣言事者多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洎上書云云上飛白荅之

張氏九成曰君子以謹密成德而疎直致患而沉

處重之地可不戒哉洎每剛直敢言始以受知終

以速禍蓋太宗英明剛武以取天下挾振矜之態

雖議論及於羣臣而是正之語或不容下或往復

詰難或面折其短才辯自逞氣驕於人夫以咫尺

之威生殺在手非剛直之徒孰與抗哉而洎遠引

聖人不言大辯若訥深爲勸戒所以恢寬厚之德

獎進言之路觀其所陳若有優柔樂易之性矣及

其發言處身或不自慮夫以太宗之明竟不深察

何知之不審始卒有異乎抑疑似之詰有以啓之

詰當作語

也

其下當有誤

得清本作德似非

唐氏仲友曰上執其謙下輸其直此議論之體也以
以鮒之不才堯獨知之然從試可乃已之論則人
君之言豈務求勝太宗以智辯自居往復窮詰此
最足以害從諫之美洎兩言之切中其病孟子所
謂拒人於千里外者也荅詔猶有反覆是非之言
則太宗自聖之病頗亦難瘳洎言之不已使太

宗許以能改不然其去德豈遠乎哉
一鑑既往獨洎能出此言不亦賢乎
愚按劉洎諫疏想見太宗以英雄之姿逞神機
縱天辯未免有輕物驕人之失儻非能尅己自
勵勉強從諫則所謂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
由此乎生矣今聞讜言虛懷以改其得爲賢君
哉也

杜讒邪第二十三章

凡七

貞觀政要

卷六 杜讒邪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

蠱賊也蠱音牙蟲之害稼者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比音鼻若暗

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

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

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

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斛律複姓明月其字名光後齊朝兼行將相有名譽鄰敵

所齊朝良將去聲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河冰慮齊

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名獎密為謠言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意高頻

隋之賢相有經國大才為隋

文帝贊成霸業為去聲後蓋為同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

賴以安寧文帝惟婦言是聽特令擯斥令平聲及為煬

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文帝太子名勇後廢為庶人

撫軍監國監平聲凡二十年間固亦早有定分去聲楊素

玄感之父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

於天性朝音昭楊素揣知獨孤后意盛言太子不才文帝於是禁太子勇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

文巧詆以成其獄廢勇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為煬帝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

文既混淆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

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漸用絕讒構之

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

林，處上聲

藜藿爲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姦邪爲之寢謀。

此實朕所望於羣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中庸首章之辭

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

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詩小雅青蠅篇之辭

又孔子曰：惡利口

之覆邦家。

惡烏去聲

蓋爲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

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

陛下深慎之。

愚按：自古讒邪之爲惑人主，非有知人之明，不能辯也。太宗援據古今，以責望於其臣，魏徵數

述經訓，以致戒於其君，可謂極君臣之勢，盡臣之忠，無得而閒矣。厥後有毀微阿黨者，使溫彥博按之，雖足以直微之枉，而左右之爲讒者，竟不聞顯正其罪，固非止讒之道。及微之卒，乃因杜正倫之黜，復以阿黨疑之，疑情一萌，讒言遽入。謂徵錄諫辭，示史官，有責己直彰君過之意者，遂有停婚仆碑之令，何不察之甚邪？使太宗他日無征遼東之悔，尚得爲明主乎？信夫知人之難也。

貞觀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

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以求媚。又潛飼

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太宗知，召而數之曰：

數上聲

朕巡省河洛，

省上聲

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

物卿爲飼羊養魚爲去聲雕飾院宇此乃亾隋弊俗今

不可復行復音佳當識朕心改舊態也以元楷在隋邪

佞故太宗發此言以戒之元楷慚懼數日不食而卒

子聿反舊本此章在食鄙篇今附入此

愚按元楷仕隋爲歷陽郡丞以獻異味超遷江都郡丞迹其邪佞蓋與高德獮之指野鳥爲鸞

無異太宗縱不能誅之豈可復使爲民之父母乎異時潛飼羊魚盛飾屏室蓋猶以事隋者而

事唐也太宗數而責之是矣然使能黜其官致其罪布告天下咸以爲戒豈不尤偉矣乎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選成王

幼小以周召爲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長音掌致理

太平稱爲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傳教

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

亾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去聲交遊惟

柴紹字嗣昌臨汾人以任俠聞高祖妻以平陽公主武德初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戰伐而有功

寶誕等外戚也貞觀爲宗正卿太宗與語皆謬失對以光祿大夫罷爲人既非三

益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及朕居茲寶位經理天下雖不

及堯舜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孫皓三國吳主是爲烏程侯降

于晉高緯北齊後主爲周所虜以此而言復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

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

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升平，豈紹誕

之徒，能累聖德。類音但經云：放鄭聲，遠佞人。遠去聲，論語孔

升蒼顏淵問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按：自誠

為邦之辭已上文重出，師傳篇舊本此

章在直諫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帝堯與共驩同處，而不為共驩之所化；周

公與管蔡同處，而不為管蔡之所化；夫上智不

移，唯堯與周公為能耳。然堯猶畏孔壬，周公猶

懼流言，豈恃其資質之美，而謂惡人不能染哉？

下此則善人之芝蘭，惡人之鮑魚，未有不與之

俱化者也。唐太宗少與柴實為友，而不能昏；太

宗之德，世莫不疑焉。以愚觀之，太宗之所以為

君者，以其資質之過人也。其不能進於三代之

爾，及其君臨天下，雖房、杜、王、魏、竝居輔相，而封

爵，其

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史無上

拔士論，兼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

臣等。太宗謂戴胄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任玄齡如

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行也。為行，去聲此人妄事毀謗，

止欲離開我君臣。去聲昔蜀後主昏弱，名禪先齊文

宣狂悖，然國稱理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並見前註不猜

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法，於是流陳師合于

權字文之流，亦得廁乎其間，此貞觀之治，所以止於如是也。然則太宗所謂不由漸染者，其然豈其然乎？

左當作右唐書
本傳作右僕射
兼誤今本標出
真氏讀書記云
左作右兼作謂
以作似

嶺外

舊本自此以下三章在食鄙篇今附入此

孫氏甫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之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專任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知人之術者也知房杜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効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房杜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爲法

說見後章

知房之知清本作如

貞觀中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朕聞自古帝王上

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開直言之路

者比音鼻庶知冤屈欲聞諫諍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訐

百官訐音結細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

下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

務行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已後有上書訐

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

魏徵爲祕書監有告徵謀反者太宗曰魏徵昔吾之

讎祇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竟

貞觀政要

卷六杜讒邪

不問徵遽斬所告者

范氏祖禹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不惟聖譖而又罪之可謂至明且遠矣此爲君爲長之道愚按上封事者託人小惡而太宗罪之讒人告魏徵謀反而太宗誅之此可謂明也已陳師合上拔上論謂一人不可總知數職斯乃天下之確論也如晦遽以爲讒論臣等太宗遽以爲毀謗離間至流師合於嶺外亦可謂冤也已然則合三事而觀之太宗得其二而失其一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來比音鼻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官之設君舉必書善既必書過亦無隱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爲元龜二則

游言自解指士及卽史文

似清本作專

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羣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

唐氏仲友曰太宗所言皆君道然謂守而不失亦望史官不書吾惡則有護過之意矣伐遼之監不遠而窮兵用魏徵而仆碑於身後知宇文士及佞而游言自解謂守而不失未免自矜也愚按善惡直書而義自見此史臣之職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此人情之常也爲人上者其於言行之際知善而力行之知惡而力改之在我而已史臣直筆吾不知也太宗嘗欲觀史矣而復問起居所記之行事是欲史臣每有以彰其善而有不善者則削而不書也所行果出於善始終如一史臣豈得而揜其善乎勤行三事之言雖爲君道之善而表襮於起居注之臣則似有矜善之意矣

悔過第二十四章

凡四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曰爲人大須學問朕往爲

去聲羣兇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

鼻四海安靜身處殿堂處上聲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

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其在書內古人云不學

牆面莅事惟煩官之辭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

少去聲大覺非也

愚按夫子於易之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釋者謂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夫遷善改過學者之所難而太宗定天下之亂處帝王

之尊乃能知讀書之善而能遷之知少時之過而能改之可謂知爲益之道矣充是心也爲益之道豈有窮際乎

貞觀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爲太宗所重特詔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既是陛下愛子須使知定分去聲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曰我幾不思量甚大錯誤幾量並平聲遂遣泰

歸於本第

愚按古者世嫡之位既定而衆子各有定分觀於周官之衣服膳羞之不會者必曰惟王及后世子王及后固也而世子與焉者所以示尊隆絕覬覦也太宗之時既知承乾不修法度矣乃重魏王泰之才固以踰分越制矣又使屈武德殿他日兩廢之事寧非太宗有以啓之也雖以魏徵之言覺大錯誤終非妄爲矣重天下之本者慎之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

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平聲天下之通喪孔子

我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商君武古

之人皆然孔子近代帝王遂行不逮漢文以日

易月之制漢文帝行短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

論後漢徐幹撰復三年喪篇義理甚深恨不早見此

書所行大疏略疏平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

泣久之

愚按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夫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自漢文短喪以日易月歷代因之恬不知改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綱常不明莫甚於此太宗雖不能蚤遵經訓躬行其禮而能引咎自責追悔悲泣抑亦可以爲孝矣後之人君所宜遵復古制以詔後世俾子孫守之永永無斁罔使蹈漢文之失貽太宗之悔豈不卓冠千古哉

貞觀政要

卷二 悔過

中論今無復喪篇宋曾鞏序既言之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扶音人臣之對帝王多承意順旨甘言取容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皆可直言散騎常侍劉洎對曰陛下每與公卿論事及有上書者以其不稱旨稱去聲或面加詰難詰去聲無不慚退恐非誘進直言之道太宗曰朕亦悔有此問難當即改之

前篇直諫別為一類附于納諫篇今此章在納諫中而不直諫中則直諫類之三字剩

奢縱第二十五章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

餘年

史記註周凡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

少者猶四五百年

史記註從周至

二十九年今史註作餘年其稱三十一世者皆君數與上文所引史註之例不同

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二十九年東西兩漢共二十四

皆為

去聲

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

無僻王賴前哲以免爾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

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

三國蜀二主四十五年魏

二十舊本作一十者誤今從清本二年當作三年若四年史家開有一二年之異者廢與之際紀年不一二十

五主四十五年吳四主五十九年西晉四主五十二年南齊七主二十一年蕭梁四主五十六年陳五主元魏十二主一百一十九年東魏一主十七年西魏三主二十二年北齊五主二十八年後周五主二十五年隋三主三十七年

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

貞觀政要

卷六 奢縱

三年當作三十
三年十二主史
家爲十三主爲
十四主統承之
交取舍不同一
十當作四十

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去聲而天下土崩矣今陛
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
之道廣施德化施平聲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
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令平聲以持當年而已且自
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
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
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
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

纂當作纂新舊
史所載皆作纂
即景帝紀之文

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
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
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
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
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復可行於今漢文帝惜百
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夫人
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
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

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

諸處

益州今仍舊隸四川

營造供奉器物

供平聲

并諸王妃主服

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旦不顯後世猶怠作法

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

少去聲處上聲

知百姓辛苦

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

不更外事

長音掌更平聲

卽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

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

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

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

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

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

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

周幽王名宮涅厲王名胡皆無道之主

隋帝太

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

之視周齊也故京房

京姓房名字君明漢東郡人治易

謂漢元帝云

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

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粟一斗而天下

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議

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而百姓

怡帖之訛新舊史本傳及奏議所載作帖

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洛音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卽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彊斂之，斂去聲竟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

舞矣。若人旣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

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

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旰居案切，日晚也。若以陛下之聖

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

初，則天下幸甚。太宗曰：「近令造小隨身器物，不意百

姓遂有嗟怨，此則朕之過誤，乃命停之。」按史傳通鑑此與論諸王

定分，刺史縣令同一疏。

范氏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武王發之，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寢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斂財積穀，欲以有爲，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貞觀政要

卷二 奢縱

胡氏寅曰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要曰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已此最太宗之病也豈特太宗凡三代已後得天下者皆然皆不知治蠱先甲後甲之義前弊未盡革而後患已生矣汲黯謂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太宗嬪御不為稀營造不為少窮兵黷武以收遠略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而百姓怨咨馬周貢之帝未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為乎愚按馬周此疏以三代帝王取天下保天下之道望之太宗可謂能責難於其君矣夫禹湯文武之道修之於身推之於家國天下而後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非可以勉強而為之也太宗為唐賢君謂其行事有合於禹湯文武則可繫以禹湯文武之道則未之盡也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營造器物而百姓怨嗟與皞皞之氣象有間矣幸而因周之言即命停罷其足以保貞觀之盛也以此若夫廣施德化為子孫立萬代之基此王者必世後仁之事未能進於是矣

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其必有道也未

貪鄙第二十六章

凡六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豈非可惜況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錢財帛不懼刑網徑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耶羣臣若能備盡忠直益國利人則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財物賕賄既露其身亦殞實可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疏遠忠正遠

博貿易也

可為清本作爲可例下文清本似勝

聲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為可笑

愚按周禮天官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必察之以廉甚矣貪之足以禍其身也夫利所以資身利積而身敗則利乃所以殞身也可不戒哉然自昔戒貪之言多矣善乎太宗之言曰明珠身外之物尚不可以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此可為有官君子之箴終之日帝王亦然是不惟有以戒其臣而亦以自戒也可不謂賢君乎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解音懈後同至如內外官五品已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

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

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規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

公儀複姓休名魯相也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為主

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人

敗類詩大雅桑柔篇之辭固非謬言也昔秦惠王即秦惠公僭稱王是為惠

文欲伐蜀不知其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

之以為牛能便金便平聲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

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事見漢書太司農漢制掌諸

錢穀金帛貨幣之職田延年字子賓齊諸田之後漢昭帝時為大司農贓賄三千萬

事覺自死時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積貯炭葦諸葬物昭帝大行用度未辦延年奏言

豫收不祥物，冀疾用以求利，非臣民所當爲。請沒入官，奏可。富人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車，直千錢。延年詐增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告其事。時議以延年廢昌邑王，時嘗發大議，當以功覆過。霍光曰：「往就獄。」公如此之流，何議過延年曰：「我何面目入牢獄，遂刎死。」

爲覆轍也

愚按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蓋分田制祿，所以養其愧恥之心，而厲其忠廉之節也。太宗謂當時五品已上祿秩自厚，若受財，不過數萬，其知所以勸矣。自以蜀王爲監，以牛金而公國，欲臣下以田延年爲監，以賊賄而殞身，非特以此戒臣下，且以此律其身，則列于庶位者寧不知所懲哉。

過之訛漢書本傳云得公議之

漢疏廣之言本傳二者字作而

聞似訛古寫本或作聞

貞觀四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驩樂。」音洛古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爲深誠。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聞中心豈不常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愚按詩云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自古聖人拳拳於畏天者豈謂人君尊無與敵借天以壓之哉蓋兢業祇懼是乃天心之所授而堯舜禹湯所傳之大原也太宗自謂常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又使羣臣當如朕畏天地是真能合乎聖人畏天之學矣然太宗之所謂天者蒼蒼之天耳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往而非天哉一息之間斷非畏天也一事之作輟非畏天也詩曰文王之德之純聖人之所以事天者純而已矣愚觀太宗之行事知謹刑矣而復濫殺知尚文矣而復慕武知任賢矣而復聽讒知斷恩矣而復牽愛甚矣其襍而不純也此豈足爲畏天之實哉

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麩數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恥之令平聲

愚按大學引孟獻子之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君子寧以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也陳萬福違法取驛家麩非有取於民者其盜臣之謂乎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愧其心而不加罪可謂寬仁也已

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宣州今爲寧國路饒州今仍舊並隸山東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

可得錢數百萬貫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是事無所少乏惟須納嘉言進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贖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行去聲不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惟道稅鬻銀

坑以為利益昔堯舜抵璧於山林投珠於淵谷由是

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後漢桓帝名志靈帝名宏好

利賤義好去聲漢靈帝時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

萬卿五百萬又賣關內侯假貴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

金印紫綬傳世入五百萬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

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敕放令萬紀還第令平聲

孫氏甫曰太宗所以能斥言利之臣者無它內能

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抑恩寵無妄費耳宮中欲

修一殿則想秦皇之過公卿請營一閣則念文帝

之儉將修洛陽殿則聽張玄素之言而遂止嫁送

長樂則納魏徵之諫而從薄官人罷遣而出者三

千此其謹身節用天下已陰受其賜矣而文武官

止六百四十三員府兵止六十萬又皆散之農畝

以自給天子惟務德義以致治平薄賦斂以厚風

是事讀史管見作

俗而已此言利之臣所以不能合也胡氏寅曰大學之教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故治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自事言之國家歲得數百萬緡非因頭會箕斂而取之山澤似亦未有害者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進賢利民為急以桓靈私藏為戒審所取舍明示好惡可為人君法矣

愚按大學曰治國家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觀太宗卻權萬紀銀坑之奏真能不以利為利

者蓋當是時宮室服用每能慎乃儉德是玄諄諄訓下無愧辭也夫表正而景隨源清則流

清表未正而求正於景源未清而求清於流無是理也是故欲臣下厲廉名當自人君之崇儉

德始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水猶恐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而爲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爲貪冒財利與夫音扶魚鳥何以異哉卿等宜思此語爲鑒誠舊本此章重出鑒戒篇今按此章喻食爲切故去彼存此愚按太宗訓臣下廉潔之爲美貪利之爲害者數矣魚鳥之喻尤其明白痛切令人讀之竦然誠足懲創人之逸志也可不戒哉

貞觀政要卷第六 終

貞觀政要

卷六

三十九

